

校 闻◎著

北大青年

BEIDAQINGNIAN

自由备忘录

ZIYOUBEIWIWANGLU

心灵独白

下

常笑，别人的啼笑也看过无数了。躺在床上，耳
听隔壁怪异的笑声，眼观窗外燕影飞絮，一种难
耐的孤独和麻木从天而降，有人疼爱的飘零
感阵阵袭来，心头蒙蒙的，是一种大美。」



身上有一种如逝水般，既轻快宁静又幽深悲哀的情调，令人感觉到有
不属于少女而属于少妇的沧桑的淡而无迹的清愁，她们发现自己的路
头。就看不见那些热情的小草和招手的小树；她们发现自己消失在茫茫
沧海里，而自己只是供人观赏的浪涛；她们发现自己迷失在茫茫的森
林里，自己只是他人遗下的一条树枝……于是，她们反叛，她拉抗争；甚
至她们逃避……于是，有人呼喊：「中国，我的银匙丢了！」于是有人
寻找……

大众文艺出版社

校 闻◎著

北大青年 自由备忘录

常笑 别人的啼笑也看过无数了。躺在床上，耳
听隔壁怪异的笑声，眼观窗外人影飞絮，一种难
耐的孤独压上心头，一天
感阵阵袭来，心头蒙蒙
——有人疼爱的飘零
是一大美。

下



大众文艺出版社



别再埋怨妈妈

吴钩尧先生在《世界日报》副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一直无法原谅我妈妈》。

为什么“无法原谅”呢？因为她老人家对子女“强硬灌注贫穷时代的价值观”。例如，“凡事都为别人想一想”。例如，在参加学校聚会的时候，“总是谦卑地缩在角落，像胆怯的兔子”。例如，购买家具，付账出门，“还要对商家鞠躬哈腰，连声道谢”。吴先生说，他“进入社会以后，因此吃了不少亏”。他说：“这辈子如果未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享尽荣华富贵，都得归咎于我妈妈。”

这篇文章见报后，引起了很多人关注，这里那里，都听到读者的嗟叹共鸣，我自己也回忆当年的母教，百感交集。

当年母亲耳提面命的那些话，我曾经记在回忆录里。为了相互印证，在这里再抄一遍：

行万里路，读万遍经。

笨鸟早飞，笨牛勤耕。

让小的敬老的，拿次的留好的。

宁欺官不欺贤，宁欺贤不欺天。

人多的地方不去，没人的地方不留。

赞美成功的人，安慰失败的人。



犯病的东西不吃，犯法的事情不做。

不要穿金戴银，只要好好做人。

墙倒众人推我不推，枪打出头鸟我不打。

试看这一串“格言”，有哪一条能通过今天“新人类”的检验？哪一句能“强化自我”？照着她老人家的话做，怎能“踩伤一排排的肩膀”功成名就？一个人如此低姿势，如此曲意结交别人，如此无视现实功利，他到底为了什么？他是否暗中有什么运作？他是否有什么秘密需要掩盖？流弊所及，又岂止不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岂止吴先生一个人有这样的“迷失”？妈妈教给我们做人的道理，到了社会上，竟然完全不能发生预期的效用，闭门造车而出门不能合辙。甚至，我们有时发觉，“幼而学”看到妈妈的示范，到“壮而行”时竟然是反面教材。这种惊愕，这种伤感，也不仅是吴先生一个人有。所以，那篇《一直无法原谅我妈妈》才四方传诵，多少人欲言又止。

妈妈为什么要那样说呢？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首先，妈妈不能预见社会的转变，她老人家不是先知（谁又是先知？）。在她的时代，那些行为模式原是最好的，而父母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子女。

退一步说，即使妈妈是先知，她也不能把“未来”的潮流提前到“现在”传授。试想，她岂能在人人都强调女子要“笑不露齿、做不张膝”的时代，告诉子女“不要性骚扰、只要性高潮”？她岂能在人人念诵“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时候鼓励消费、刺激生产？那样，她犯了“时代的错



误”，对子女并无益处。

妈妈是这样一种人：教我们储蓄，但无法应付通货贬值；度过了通货恶性膨胀的灭顶之灾，喘息未定，仍然提示我们应该储蓄。

其次，所有的妈妈都是完美的，而缺点是时代的。

我们的妈妈，当年置身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千言万语一句话，那是个没有秩序的时代，一个人的安全不靠公民权利伸张，靠自己“趋吉避凶”。

那个时代，妈妈在家中低着头做针线活儿，一面惦记着快要放学回家的儿子。很可能，蓦一抬头，她看见儿子站在面前，满脸鲜血。儿子在回家的途中，被骑脚踏车的人撞倒，擦伤了皮，抗议和争吵的结果，又被打破了头。妈妈万般椎心，万般无奈，心中暗想：被人家撞倒了，爬起来赶快回家有多好！为什么要争吵呢，为什么要争吵呢！

人同此心，就有了“忍一时气、保百年身”那样的格言。

即使是今天，美国阿布拉罕市，一个十一年级的男孩子，无意中向别人的汽车里看了一眼，车子里立刻伸出一枝枪，把他打死了。即便是在今天，死者的父母仍然说：“为人父母者要提醒孩子，不要随便看人家一眼。”

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父母——尤其是母亲，她的首要考虑是防患于未然。母亲为了使孩子安全，宁愿放弃使孩子伟大。母亲多半是这样的人：她不愿意你一条腿进天国，宁愿你四肢健全陪在她身边。

最后，像踩伤一排一排肩膀、出人头地这等事，没法子



教，也用不着教。谁教曹操？谁教赵高？即使可以教，也不能由母亲来教，母亲只能教储蓄，不能教你在通货膨胀时如何投机倒把。母亲只能教精忠报国，不能教你两军阵前如何兵不厌诈。

人生在世需要一所房子，而妈妈只是给我们一些砖头，我们得从别处搜集其他建材，并决定怎样组合。

人生在世好比做一个医生，妈妈只教了些基本课程，以后我们得不断进修和自修，知道病理上的新发现怎样推翻旧说，从而改变我们的医术。

我很怀疑，“光宗耀祖、享尽荣华富贵”是人人可学的吗？武侠小说里常说，“秘笈”必须择人而传，倘若学习者条件不够，就会走火入魔。这实在是很好的寓言。马援也说过：“画虎不成反类犬！”如果我们长大以后不能转益多师，福至心灵，那么母亲早年纵有些身教言教，恐怕也是徒乱人意！

吴先生的感叹，是我们这一代人共有的，他提出来的问题，也是下一代人要思考的。从今往后，吴先生指出来的这种差距恐怕永远存在，也永远难以解决。

我们必须原谅我们的妈妈，换取下一代原谅我们。

酒和水的故事

这些天在读自己书稿的校样。错爱的读者读到错字必定



会遗憾的，我自己读它，也像芒刺在背，坐卧不宁。道理很浅显，与其日后难受，不如今天读它一遍，多少会校出一些错处来。少一个错误就是一个胜利。

希望自己能做得好点，还因为我经常被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所骚扰，于是有了警惕。例如看到泥水匠糊好的水泥有模有样，但干了之后用脚一踢立时松散，原来水泥和黄沙的配比不对；买来的饭碗，那碗口居然是椭圆的；保姆洗好的碗，一摸碗底竟沾了一手的油；照相店的营业员当仁不让地将大拇指捏到底片上，留下她永不磨灭的指纹；气派非凡的商厦，大门口的一对礼仪小姐身披红绸煞有介事，可惜背靠墙壁，双臂抱胸虎视眈眈；公共汽车进站，车头上的站牌在指鹿为马，司机开着车一不顺心就恨恨地将汽车开得像坦克一样让人心惊肉跳；一千多元钱买来的木椅坐不了几天榫头就脱出来乘凉，相映成趣的是旁边的崭新藤椅没几天就散了伙造了反；读书读报经常读到病句和错字，就同茄克衫的口袋只能插进半个手掌……更不要说蔬菜上居然有毒，净化水比自来水还脏的咄咄怪事。真是叫人没脾气。人们如果总在这些的一些小事情上烦神，怎么会有大的作为呢？

我在想，做好自己的工作，应是工作者的本分，何况并没要谁多付出劳动，最多不过是举手之劳。那该是一些不很困难的工作吧，用不到很奥妙的专业技术，不是高精尖，无须天才的智慧。譬如手指决不可以去摸底片，几乎就是常识了，吃这行饭的人怎么也会不明白呢？倘若危言耸听，要是人人都别着一根筋工作，那么法官就该判出糊涂官司，医生



必然草菅人命，飞机马上倒栽葱，轮船一转眼就沉没，房子坍塌，电线短路，袜子脱底，腰带断裂，走路掉进泥坑，吃饭崩了大牙，睡觉断了床板，死后被烧得半生不熟……尽管这都起因于一些再小不过的念头，但结局就是这样的无情。那时候我们既没勇气上街也不敢在家呆着，何处可以安身呢？

有一个老故事，说的是老丈人请五个女婿吃饭，让他们一人带瓶酒来。其中一个聪明的女婿毫不犹豫地将水灌进酒瓶提了就来。他想，四酒一水，混在一起是吃不出来的。那天，五个女婿的酒都倒在一个大酒坛里，一人一杯舀了出来。结局当然只能是这样的：他们喝到的是毫不含糊的水，都很聪明，都是一个念头，都以为得了便宜。这个结局非常好，他们只能也只配喝水。

在我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看到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是自豪的，书教得好的老师是受尊敬的，活干得出色的工人、农民和职员人见人爱。一个成天在混日子的人，一个一干活就拉长脸出次品废品甚至闯祸的人，一个只想往别人的酒里掺自己的水的人，活着会有好的味道么？

例如去理发，头发理得像梯田一样，不仅是顾客的灾难，也是理发师的不幸。它明明白白地宣告理发师的无能或弱智。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的自尊。我们早已不是孩子了，不能总要一双眼睛盯着自己才认真干活。只有当敬业成为社会成员的共识，社会才是安全的、明朗的、舒适的，令人心情愉快，富有创造精神。我们督促孩子好好学



习，希望他人提供良好的服务，才会理直而气壮。

雅致，细腻，丰富，精良，品位，离我们真是越来越远了，连感情也变得粗糙和粗俗。我们以为包装可以替代一切，以为点石成金，打一条进口领带再提一部手机就是高尚，就同当年将自信拜托在“蛤蟆镜”中。我们以为假币只要能用出去也就是真币了，并沉溺于假币脱手后的窃喜。可惜人类从来不是靠这些小灵感进步的。今天，我们享受到的现代文明，我们所看见的古代文明，都是敬业的人们所创造和留下的。他们热爱工作也热爱自己。这样的愉悦无可替代。历史对这样的人充满敬意。是人都只能活一辈子。有的人是金币，有的人是伪钞。有的人是酒，有的人是水。有的人是好酒，有的人是浑水。看起来也许相似，用嘴一试就泾渭分明。那个老故事的结尾是，一家人围着桌子，大眼瞪小眼，无话可说。

近之惑

天天和你在一起

却看不清你的模样

这是因为

我们靠得太近

这几句诗是我的真实感受，缘自最近的一次同学聚会。



聚会上，我一本正经地致了几句辞，并自以为轻松潇洒地向低我几届的同学介绍了几位本班同学，被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同学录了像。录像带送到我家，一家人忙不迭地接上录像机观看，不一会儿，便看得我脸红心跳，恨不得立时关上电视。平时还对自己的言谈举止感觉良好，这一看可不对了，且不说那举止，单是自己的声音和腔调便令我汗颜。平时不说普通话，那方言造成的弱点咱是认了，可怎么连乡音也说得这么生硬、这么笨拙、这么难听呢！

这是我的声音吗？这怎么会是我的声音呢？

这怎么会不是你的声音呢？这就是你的声音嘛！丈夫、儿子和同学众口一词，言之凿凿。

望着丈夫、儿子那一脸认真，我在失望之余却有了一点儿感悟：对于大自然和外部世界的声音，人们的感受力和判断力是极强的。比方说，不独那些追星族的少男少女们，就是一般热爱音乐的听众，不用你说出歌手的名字，只要听到歌唱，便能判断出演唱者是彭丽媛还是宋祖英，或者是童安格还是刘德华；更有些细心人，听到走廊里同事的脚步声，便能告诉你是哪位先生或女士驾到；然而，他们对于自己的声音，还能有那份敏感么？

我们能够准确无误地听到世间的任何声音，可是却听不到自己真实的声音。

一个多么有意味的现象。

《韩非子·喻老》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楚庄王欲伐越，杜子谏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乱兵弱。’杜子曰：



‘臣患智之如目也：能见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见其睫。王之兵自败于秦、晋，丧地数百里，此兵之弱也。庄乔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乱也。王之弱乱，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

人的迷惑，又何止是听不到自己的真实声音呢？比起眼睛来，那是小巫见大巫。

人的眼睛，能够看到百米之外的事物却看不到距离最近的睫毛，这是一个铁定的事实，同时这一事实也昭示人的智力的永恒的误区，即古人所谓“目短于自见，智短于自知”是也。聪明的古人将“人睫不自见”引伸到“智短于自知”上，但我想把它称之为“近之感”更妙，因为我们看不清的不仅是自己，还应该包括那些与我们最切近的人和事物。

我们太自以为是。

我们自以为了解最多的，其实也许是了解最少的。比如说，对你自己。

对别人的缺点和毛病，我们看得多么清楚而苛刻，但对自己的毛病，却变得有眼无珠、视而不见。这叫做“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或者就用老百姓的话语：“乌鸦飞到猪腩上，看见人家黑，看不见自家黑。”

尤有甚者，不独毛病看不到，有时连自己的优势和潜能也看不到，有些运动员和演员的潜能和天才便常常是他们的教练员和老师发现并发掘出来的。

我们要自知。自知，是难的。人类的智慧，所难的不在于看清别人，而在于看清自己，所以老子才把自知看做很高



的智慧，他说：“自见之谓明。”

这是我的手，我在一尺开外看着它，那上面细微的纹路都一清二楚，但我将它移近时，便逐渐变成一片模糊了。

越近越看不清。

《论语·阳货》篇载：“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朱熹对于“正墙面而立”的解释是：“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

只因靠得太近。

闲暇时我常想：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奸佞，如李林甫、秦桧、魏忠贤……为何君王们对他们就没有察觉呢？其实是，他们环伺在君王周围，已经成为那些“智之如目”的君王们的“睫”了。

漫说是奸佞，就是我们崇奉的感情又怎样？培根说：“过度的爱情，必然会夸张对象的性质和价值。”

他又说：“人在爱情中不会聪明。”

有这样一个传说：爱因斯坦由于创立相对论而声名大震。有一次，9岁的小儿子问他：“爸爸，你怎么变得那么出名？你到底做了什么呀？”爱因斯坦说：“当一只瞎眼睛甲虫在一根弯曲的树枝上爬的时候，它看不出树枝是弯的。我碰巧看出了那甲虫所没有看出事情。”

精彩极了。近之感，在其中矣；人之感，在其中矣。



曾经以为不会忘记

看二十岁以前的日记，发现自己在日记里写下了不少模糊的“断句”。

——“今天，我心情不好，因为……”

是心情不好到写不下去了吗？还是对自己也不愿承认，连写下来的勇气也没有呢？

——“他真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对我说……”

关键的地方没有了。有什么需要绝对保密，以至于如此语焉不详？我模糊地记起“他”指的是谁，但无论如何也想不起他对我说了些什么。但，一定是很重要的话吧，当时的我才会羞涩又认真地在日记里提上一笔。

还有的，句子是完整的，但也莫名其妙。“今天是我永远忘不了的日子。”接下来写天气，写校园里的海棠开了，草坪也绿了，却没有了“忘不了”的下文。看得出那个傻傻的女孩子是愉快的，可是为什么？

还有的更绝：只写上某月某日，然后贴着一瓣花瓣，半透明的，已经变成褐色，似乎是虞美人的花瓣。这又是什么意思？不仅没有“事情”，连“心情”也不明确了。

这些“断句”和空白，就像断桥，将我扔在了此岸，再也回不到当时的彼岸。



我已经和你一样，对谜底完全茫然。

可以猜测，对一个学校、家庭两点一线的少女，她的喜怒哀乐不会有太奇特的成因。使她兴奋的，不外乎是男同学的一件生日礼物，老师的一句赞美，或者和一个特别出色的陌生人的邂逅。而使她忧伤、挫折的，无非是谁的一句话刺伤了她的心，或者哪个男孩子没有守信把她要借的书带来……不会有什么特别惊人的事情的。

到了关键处笔端游移开了，是因为怕被人看去了吗？不像，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平时绝对尊重女儿的隐私权。是出于羞怯？也不全是，既然有心记下它，写了一半与全写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

“今天是我永远忘不了的日子。”多么肯定、绝对。写的时候以为永远不会忘、不可能忘的。那么美好、奇特、令人心跳、惊天动地的事，不用写也会一辈子记得它的。当时是这样有把握。

那些写天气、写花的句子，如果破译出来，也许是写一个男孩子的，关于他和我在校园里相遇时的一次谈话，他的语气、眼神、翘翘的头发以及吹起他衣角的风……应该是这样的。

可是，终究是什么呢？没有确切的记录，今天的我苦苦追忆也是徒劳。就像看一幅照片，拍的是一个湖，湖面上有层层涟漪。可是为什么有这些涟漪？当时发生了什么？是风吹皱一池春水，还是有谁投石冲开水底天？到底是什么呢——那有趣的、重要的、隐秘的、曾经以为永远不会忘记的



是什么啊！

很难说清我读这些句子时的感受，就像面对一个绝对牢固的保险箱，虽然是自己的，但忘了密码，束手无策之余不禁对它的牢固产生了不满。再也没有人能够打开，连我都打不开了，这个少女时代锁上的保险箱。因为密码是 20 岁以前的心，透明的眼神、那时的阳光、那时的海棠甜甜的香气……

细看往日的日记，看不出往日的事件与遭遇，看不到几个清晰的面影，只看到那个内向的少女萌动的内心。柔嫩、细微、脆弱、层层叠叠地萌动。

20 岁以前，微笑、热泪、沉默，都是春天里的故事，而喋喋不休是事后多余而徒劳的追寻。曾经的一切即使淡忘也不曾远走，它们已在你的生命年轮里一一记录。

成长的秘密，让我们把它在心中珍重封存。

呼唤亲情

岁月悠悠。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人类在新世纪正面临着一个和自身关联最密切的问题：我们的家庭将以怎样的面貌走入 21 世纪？

美国开展了“家庭价值观念”大讨论；日本发起了“新时代家庭检讨会”；在法国，一本名叫《环境与性格》的书



籍在人们心中荡起了不小的涟漪。

《环境与性格》的作者是维克多·布拉斯。该书从当今住宅建筑的基本特点——封闭性、单元式、各家各户与邻居间互不相干——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单门独户”出发，引申出“空巢综合症”的观点，给现代都市人以深深的启示。

“单门独户”住宅的兴起，曾有许多有益之处：宁静、舒适，对于家庭的休息、娱乐和学习来说相当方便有利；此外，也比较容易避免邻里间的纠纷和干扰。然而，这种住宅并非人类最为理想的住宅格局。来自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权威调查表明：许多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里的人，在人际关系中极易形成一种病态的离群索居、薄情寡义的行为，同时还会产生自我封闭、脾气乖僻、性格偏执、心胸狭窄等变态心理。

专家们认为，对于居住在这种环境中的老年人来说，由于退休后难以同社会接触，就会加速他们精神上的衰老，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也会迅速衰退，甚至会诱发老年性痴呆、老年性抑郁症和其他老年性精神、心理疾病。对于因居住在封闭环境中引发的各种心理症状，专家们起了一个相当形象而准确的名称——“空巢综合症”。

最近在美国，对“空巢综合症”中的年老父母的关心已成为一种时尚。47岁的戴尔·兰福和他44岁的妻子放弃了在政府部门的工作，回到了在密苏里老家的父母身边。这当然也有一点偶然因素，因为他得到了祖母的遗产——一所在那儿的房子。这位前国家工程学刊的编辑说：“使我们最后



下决心的原因，是我们终于有机会做我们一直想做的事，那就是养些小动物，种种花草，以及和我们的父母更为亲近。”他的妻子放弃了公司经理职务后，现在一心想在花园里有所作为。

回到父母身边，已成为一部分美国中年人的流动趋向。就以特德和诺斯罗普来说，当特德从他的服装业主管职务上提前退休后，他和妻子与他们的父母又生活在了一起。诺斯罗普住在新泽西州的枫林郡，他的父母离他也不过 20 分钟的路程。“我们在确信能更好地照料父母后才选择了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我们不能把自己的父母搁在没有家人照料的地方不管。”

多拉多方寻找能回到得克萨斯老家的机会，以便能同父母团聚。作为布什总统任期内的联邦官员，她在总统大选后失去了空军部门的工作，并成立了一个为国防部服务的公民培训机构。1994 年，多拉退休。在 55 岁那年，她终于如愿以偿回到了家乡。回到父母身边对她来说便是又寻找到了过去的感觉。现年 58 岁的她，正在竞选当地的市长，她父母都已达 80 岁高龄。

以上的例子表明：通过“小家变大家”的途径来关注老年人并共享“天伦之乐”，是今天的中年人最重视的问题。中年人更明白：谁都会有老的一天。

另一个家庭亲情的表现形式是：在美国，祖孙三代一同外出旅游的情况近年来日趋增多。纽约市家庭发展研究所的人类学家吉娜·布里亚说：“成年子女现在与其年迈父母一